

昂坪黃牛

到訪過大嶼山天壇大佛遊覽的人，大概會見過這裏的名物——昂坪黃牛。據聞黃牛群居住在昂坪已有逾百年歷史。也許黃牛前世住在大佛旁，恍如世外桃源，總有靈氣庇護，筆者靠近其中一隻，想多拍一些照片，可牠就是巋然不動，像是一位世外高人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市井萬象



毛孩的樂園

該有的都有，不該有的也有。毛孩們在此很有主人翁的興奮，既然來了，一兩樣狗物總是要買的，狗頸繩、鈴鐺、保健品、衛生用品、狗衣狗褲、狗鞋狗帽，以及點心下午茶之類的狗零食。零食可以試吃，毛孩喜歡了寵主才掏錢。有一隻狗妹妹，大概正值生理期，主人給她用了衛生巾。

養狗的人都說，一條狗兒在家待久了，就像親孩一樣一如己出，是一種精神寄託，牠的命就是你的命，握在手裏怕緊了，含在嘴裏怕化了。傷風感冒半點不能掉以輕心，養身保健絲毫馬虎不得，花費與親生孩兒差不離。

現在的狗主人都很有慈父慈母的樣子，他們對狗的耐心不會比對人差。渴了餵水，天冷了加衣衫，關心備至，細微不至。我有一個養狗的朋友，從前每次見面她總離不開話題，一說起「芝士」就喜上眉梢。後來「芝士」歸天了，她悲痛欲絕，經常去狗墳前訴說思念，平時還不能提，一提就肝腸欲斷。

允許寵物進出的地方，一定是快樂的，這裏中間是狗廣場，四周是狗商店，人來狗往十分熱鬧。狗廁所修得很溫馨，狗餐廳允許毛孩坐到桌子上與寵主一起進餐。大都是年輕人，消費力極強，半天玩下來，光是點心奶茶，一個家庭一兩百塊港幣下不來。養寵愉悅身心，培養愛心，也促進了地區消費。



人生在線

林中洋

近日以來，關於土耳其和敘利亞大地震的報道與圖片震動着人心，作為一個普通人，我除了捐款之外，能做的就是關注震區的消息，每當救援人員已經放棄找到生還者的希望，卻又在震後幾十小時的廢墟裏發現了生命的奇跡之時，我也會跟着激動不已。這令我想起了二〇〇八年的汶川大地震，我們也是這樣在萬里之外借助媒體跟隨搜救者的足跡。然而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，卻是唐山大地震。

一九七六年的夏天，我還在幼兒園，記得有一天晚上，母親正在給我洗澡，忽然聽到有人在外面猛敲我們家的窗玻璃，還有急切的喊叫聲，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，但是父母和姐姐則立刻緊張起來，母親一把將我從澡盆裏拎出來，也來不及給我擦乾身體，

珍惜今天

就用一條毛巾把我一裹，抱起來就往門外衝，外面已有好多人，樓裏的鄰居和其他樓棟的住戶都出來了，大家驚慌地彼此交談着，從大人們的口中，我聽到了「地震」，難道我們這裏也地震了？那時，唐山大地震剛剛過去，人們顯然還沒有足夠的精神準備，對餘震的恐懼使人草木皆兵。那個晚上，我們在外面待了很久，我清楚地記得自己目不轉睛地町着眼前的樓房，以為它會在瞬間坍塌下來。

儘管那天晚上並沒有發生什麼，但是在我們生活的大學校園裏，卻很快地搭起了防震棚，招待所裏，也陸續住進了來自唐山的傷病員，那個時候，彷彿「地震」無所不在，而對地震的恐懼，也成了我童年最深的恐懼。

仔細想來，對地震的恐懼，除了怕死之外，更多的應該是對「無常」的恐懼吧，害怕自己熟悉深愛着戀的一切，會在瞬間消

失不見，就像我們鄰樓裏的那個比我大幾歲的女孩子，父母在唐山大地震中雙雙遇難，她被親戚接到我們這裏生活，在震前的那個晚上，她會不會還曾依偎在媽媽的懷裏聽她講故事？

即使是在長大之後，即使明白了無常是生命的本色，但是真能做到坦然，卻是難而又難的事，尤其這一世有太多牽掛，彷彿一個人有着好幾個身體，所以連擔心都是成倍的，只可惜，這個世界並不會因為誰的擔心和恐懼而變得安全一些。

今天上午飄了一陣雨，下午天卻放晴了，二月裏難得看見這樣和煦的陽光，我於是換上舒服的鞋子出去散步。日子在不知不覺之間流走的時候，彷彿每日都很相似，只有在意識到這樣的平凡時日其實並不是天經地義的時候，也會發現它的可貴。歲月靜好是一份難得的恩惠，而有意識地努力去過好每一個今天，是對這份恩惠最好的報答。

在香港說粵語



君子玉言

小香

近日，一則內地網紅發布的「在香港說普通話會被歧視翻白眼」視頻引起社會熱議，香港本地媒體報道，香港反歧視法定機構「平等機會委員會」發表回應，連《聯合早報》等海外媒體也注意到了，網絡上更是吵成一片。

有人對我發出「元芳之問」：你怎麼看？

說說我入鄉隨俗的努力吧。在香港工作生活這幾年，學粵語不可謂不發憤圖強。報過兩個班，從粵語拼音學起，數字、香港的地名小吃、簡單小作文，都學過考過。每天打卡練習也十分勤力，兩次考試均達「優良」水準。其間有很多糗事樂事：有的同事用粵語念自己名字，念得滿頭大汗；有的「白話」寫成文字見都沒見過，比如「劫她咗」，「劫」？念啥？啥意思？猜破頭都猜不出。一次參加活動出來晚了，朋友打電話問到哪裏了，我用廣東話答「而家喺路上」，人家沒聽懂，我只好粵普參半說「而家喺（粵）路上（普）」。

搭的士明明用粵語告訴司機目的地，人家反用普通話確認。以至於我後來搭車，一邊用粵語講一邊寫在手機上給司機看。一同事為了學粵語，報的培訓班比別人多、花得錢比別人多、花的時間比別人長，我們笑稱其「粵語專業博士」，但一開口還是大碴子味。

所以，粵語不是把普通話轉個音就OK了，有其特別之處。白話「我手寫我口」，是口語式的文字。比如，上文「劫她咗」是「有點累」的意思，「在路上」用標準廣東話講是「來緊（嘅）了」。所以，我們聽得懂電視新聞類節目，特別是國內國際新聞全都懂，但聽市民日常俚語白話聊天費勁，中間還會夾雜廣式英語，比如「五十個破傘」（percent）。

也所以，我們同事之間用「粵語」交談彼此都聽懂了，但坐在一旁的香港本地朋友一臉懵圈，問「你們在講粵語嗎？」

也所以，我們辛辛苦苦學了粵語，但因表達不地道，更難以準確表達思想，日常交流基本用普通話。粵語保持在聽懂日常用語的水平，說得最標準的是「唔該，洗手間嘍邊度啊？」

用這種水準的粵語在香港生活七八年，沒覺不方便，沒有絲毫影響。至於有沒有遭歧視，千式千樣，不一而足。

我曾在香港仔用普通話問路，兩個年輕人也回用普通話，怕我聽不明白，還把手機地圖打開，搜索我要去的地方，一邊指給我看一邊用結結巴巴的普通話說明。我曾在中環向一位年輕女白領打聽「都爹利街」，她帶着我走了一段皇后大道，到了路口，指給我看「對面就是」，非常明確。我也在上環問一老伯「鴨巴甸街」，老伯搖頭表示聽不明，我突然想起粵語「鴨巴甸街」，老伯恍然大悟，熱情地邊說邊指。我與朋友在馬鞍山社區轉來轉去找去昂平的上山路，一對中年夫婦帶着我們穿過街區走了好大一段……

香港的溫度也並不僅僅在此。我曾手提一袋書跑着追叮叮車，袋子漏了，書掉在地上，後面一位也在趕車的男生默默地一本一本幫我撿起又默默走開；在餐館點菜時服務生往往提醒先點這些，不夠再加……

當然，也有些不愉快的遭遇。在梅窩，母親走累了，我們跟一家餐館商量坐下來歇歇，晚上在這裏吃飯。店家說六點營業，現在五點，不許坐等。在街邊等到

六點，點了菜遲遲不上，催問女服務生假裝聽不見。而老外一來，馬上笑臉相迎，上菜也是後來者居上。在尖沙咀，冒雨走進一家店問路，女服務生以為是顧客，熱情地介紹貨品，剛開口問路，立馬一臉黑線……

也曾在中環私人診所目睹兩個穿着體面的女人，本來在用粵語聊天，聽見我朋友的閩式粵語，立刻「換頻道」改成「英語台」。乘坐香港本地航空公司航班，空姐遇到西洋面孔的乘客和內地華人時，兩副臉色也是時有的事。

有時遇服務生問我「你是北京人還是上海人？」我問為什麼呀，她說「大城市來的比較有禮貌」。

這些境遇，背後折射的是這個社會的歷史沿襲和複雜心態，也折射出兩地交流的閩式粵語，立刻「換頻道」並沒有影響到我對這個城市的感覺。

以一個網紅在香港講普通話的遭遇不能說明太多問題。香港是立體的，既洋範兒十足——很多場合非英語不能表現「高大上」，又十分傳統——在現代化城市管理中充斥着宗族鄉親「自治」；既有一擲千金，也有零零碎碎的車票計價方式；既有彬彬有禮的服務，也有不耐煩的態度。市貌上奢華與老舊並存，習俗上時尚與傳統並存，文化上本土與多元並存，生活上現代與市井雜陳，社會風氣上文明法治與利益爭拗相雜，對內地和國際的感覺也立體多元。所有這些，都不影響她是一個有溫度的地方。



尖沙咀海濱長廊一景。

香港中通社

上海人的這些「愛情神話」

一轉眼是人間二月天。《愛情神話》已經上映了一年多，它對於上海這座城市，不僅僅是愛情。

這一年裏，發生了很多事。導演邵藝輝離開上海，北上專注於導演事業；而電影裏曾經出現的咖啡店、小吃店，不少經歷了關門。

但是上海，仍然還是那個上海。在香港工作、上海長大的我眼中，它寄託了自己的鄉愁，是一封特別的情書。

《愛情神話》的導演邵藝輝並非土生土長上海人，但我不得不佩服她對上海的細微觀察，很難想像這是在上海生活幾年的人能深刻把握到。我因此相信，導演是一個真正愛上海的人。電影中有四個關於上海的細節令我印象深刻，特別是對像我這樣出生於上海，但已背井離鄉十多年的人來說，尤其感慨萬千。一來是感慨還有人記住上海，以及上海人的這些特點；二來也感慨還有多少能讓我們傳承下去。

咖啡

上海人喜歡喝咖啡。因為不止一個人和我提過，你們上海人，喜歡喝咖啡，咖啡有什麼好喝的，中國人喝茶，茶才有文化。

其實，咖啡和茶，從來就不只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那樣對立。在上海，喜歡喝茶的也大有人在，茶和咖啡都可以在上海流行，這也恰恰是上海足以海納百川的最佳體現。電影中，從馬路邊的修鞋匠到男主角老白（徐崢飾），還

有老白和李小姐（馬伊琍飾）約會，哪怕是電影結尾，都離不開「一起喝咖啡」這樣的細節。作為歷史上乃至今時今日仍是內地最開放的城市之一，咖啡是上海之精氣神所在，喝杯咖啡，氣定神閒，然後繼續幹活，是上海人骨子裏的務實。

地段

上海人可能是最講究「地段」的。地段代表什麼？地段代表面子。上海人最愛講面子。面子又是什麼？面子即尊嚴。家裏再沒錢，出來也要有模有樣。以前逢年過節，每個上海人，無論男女老少，都會做好自己的頭型，穿新衣服，給晚輩的紅包更是免不了。

「再怎麼樣，也不要給人看不起。」這是很多上海家庭常說的。多多少少上海人正是在這樣一種激勵下成長起來，然後終於做出一番屬於自己的事業。電影中李小姐的媽媽家在永康路，這個地段在上海真是好到不可以再好。雖然走進去看看，屋子比較雜亂，面積很小，但正如老一代上海人常說的那句話「寧要浦西一張床，不要浦東一間房」。而今，可能絕大多數上海人內心依然有種對浦西特有的仰慕與眷戀。

老白和李小姐住得不遠，也算是「上隻角」，老白家屋頂上還有幾個衛星電視的天線，導演對這個細節的把握也是非常厲害。在我成長的年代，哪個上海家庭可以看到「鳳凰衛視」，大家就覺得特別厲害。原則上除了一些涉外小區，其他大多都是自己偷偷摸摸裝的，擋不住上海人對外面世界的好奇心。

Jimmy Choo與蝴蝶酥

上海人歷來注重生活品味。品味是什麼？品味是你對人生的一種態度。

李小姐一個月收入可能兩三萬人民幣，但她就是要拿出三分之一的錢給自己買一雙Jimmy Choo的高跟鞋，也硬是要給女兒上雙語國際學校，這些都是李小姐對自己人生的一種態度。

生活品味未必總是要花上幾萬塊錢才能獲得，比如電影中提到的「蝴蝶酥」，還特別提到上海的國際飯店的蝴蝶酥最好吃，這樣的享受其實不需要花太多錢，但也恰恰是上海人對生活品味追求的一種映射。

話說回來，李小姐也確實是典型的上海人，馬伊琍演得非常到位。李小姐特別知道如何拿捏分寸，什麼情況下說什麼樣的話。老白說他要幫李小姐買一雙新的Jimmy Choo，李小姐馬上說她自己那雙舊的鞋只不過是「淘寶貨」，二百塊搞定，那是因為李小姐不想老白花錢，尤其在大家關係還不確定的時候，最好不要欠人情。

李小姐關於Jimmy Choo的這個細節也是許多上海人的一個特點。你幫我，我也幫你，但是我也不想欠你太

多人情。你在上海，經常會聽到本地人說一句「伐好意思」（不好意思），這不是假裝客套，是他們的真想法。

老烏

最後我想說說老烏（周野芒飾）這個角色。作為男二號，他給整部戲對上海的描寫和理解做了非常重要的提升。

老烏這個角色，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新舊上海的一種傳承。新舊交替，有很多變化，也有很多不變，比如上海人對外面世界的嚮往與追求。老烏身上有很多所謂「海派文化」的體現，比如大家常說的「洋涇浜英文」，他甚至還會講幾句法語。比如他和老白的友誼，那種上海人常說的「模子」精神，即便大家沒有血緣關係，但卻因為理念和境界的一致，走到一起。老烏最終走得很突然，就好像上海的時代交替，忽然間，一切就停止了。然後，新的篇章被打開，大家的生活還是會繼續，雖然偶爾也會想起過去的一些事情。

因為疫情緣故，我差不多有三年，沒有回過上海，電影《愛情神話》讓我重拾很多對上海的美好回憶。

最近我終於能回來了，去走了走熟悉的上海街道，看望親朋好友。但是令我有些慚愧的是，我對一些上海話的用詞都已略感生疏了。記憶就是這樣，越來越模糊，也好像越來越深刻，但歸根究底，我們都還是會記住。



如是我見

陳澍